

石风华 潍坊晚报编辑

我们的意义

和你认识很久了，久到我觉得我们可以足够坦诚，不必再说任何恭维的漂亮话。这些年，作为你的编辑，因为和你朝夕相处，已经平淡到忘记到底是从哪一天开始你的身上有了我的名字；也因为朝夕相处，曾经对你的心动和雀跃早已荡然无存。

认识你的时候，我尚青春年少，犯过一些不大不小的错。但借由你和周围很多人的宽容，我才得以成长。一次团建出行，去途，值班主任知道我负责的版面出了问题，那一天他一直在忙着处理这件事，而直到归程才得知消息的我却玩得特别开心；总编说，我和他的女儿一般年纪，年轻人难免会犯错误，谨记不再犯就行了……

你不知道，这些温暖，温暖了我多少年。

我也开始思考我的意义、我之于你的意义以及我们共同的意义。说实话，有段时间很挫败，我总是想做有价值的事，却在某些瞬间找不到轰轰烈烈的使命。

在我心里，我一直臻于神圣和庄严，容不得任何形式的不真诚。我总想为你做些什么，或者我们一起记录点什么。后来，陆续有读者说，我的文字温暖有力量，我的版面是我的初心，我终于明白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出伟大的事情，但我们可以带着伟大的爱做一些小事情。又记起那个在海边捡鱼的男孩，他说“这条小鱼在乎”。是的，一位读者在乎，两位读者在乎……

原来我们一直在做这么有意义的事——我们让更多不被注意的群体被看见，唤起人们更多的善意和共情；我们试图进入灵魂的暗夜，让在黑暗中挣扎的人觉得自己不孤独；我们唤起改变世界的勇气，我们真的在努力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。

怎么说呢，这些年，很多人离开你，很多人奔向你，而我一直在原地。你在悠悠初夏迎来了10000期。你的第一万次新生，我希望将你装扮得越来越年轻，一起创造更多属于我们的意义。有一句歌词特别煽情，叫“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，你的未来我奉陪到底”。嗯，听起来确实蛮煽情的，但这是我对你的10001次告白。



刘晓梅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

关注民生赢得信任

1998年，我入职潍坊晚报走上记者岗位。25年来，报道的多是社会民生的大事小情，得到不少读者的信任，我也非常骄傲和自豪。而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且格外激动的一件事，就是13年前的上海世博会采访报道。

上海世博会于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举行，是中国举办的首届世界博览会。我有幸前往采访报道，用手中的笔和相机记录了此次世博会的辉煌。

4月30日一大早，我来到世博会媒体注册中心，向工作人员提交记者证和身份证后，顺利地领到世博会媒体记者证。5月1日，上海世博会开幕，我早上6时多来到世博园，在专设的媒体记者通道排队2个小时后，我凭证进入世博园区。高温下，园内随处是遮阳伞并开启喷雾式降温系统，各展馆附近都配备直饮水处……上海世博会组织者人性化服务让人感动。丹麦馆内有100辆自行车，游客可以免费体验骑自行车上下坡的乐趣，体验丹麦的环保城市生活；德国馆不仅体现了现代化、高科技的一面，并且引导人们保护水域……我体验到了一些欧美国家自然、环保的理念。

当年，《潍坊晚报》专门开设“本报记者直击世博”的版面，全面报道上海世博会上的精彩一幕幕。采访时我往返于多个场馆，每天步行十多公里，写稿至深夜甚至到凌晨。此次上海世博会的报道，共发表了《山东馆里潍坊味十足》《墨西哥馆里的风筝会唱歌》《拯救因污染而去世的地球》《潍坊风筝飞进上海学堂》等十多个版的报道，让读者从各个角度领略到了上海世博会的风采。

虽然采访非常辛苦，但我乐在其中，得到了磨练，获得了提高，感受到了上海世博会向全世界展现的中国魅力。



周晓晴 潍坊日报社融媒体中心编辑

是记者也是“社恐”

2020年11月26日，投送完《潍莱高铁正式开通 昌邑迈入“高铁时代”》一稿，我在潍坊晚报的记者生涯正式画上了句号。别离时，心里五味杂陈，有对未知旅程的担忧，有对并肩战斗的“战友”的感激，也有对这段激情满怀的时光的不舍。

十一年前，刚迈出校门不久的我正为找一份“稳定”工作发愁时，看到了潍坊日报社的招聘启事。通过笔试、面试、体检，我顺利成为了其中一员，被安排到潍坊晚报担任记者。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能干记者这行的肯定都是充满自信、口若悬河的“社牛”，而我却是“深度社恐患者”一枚：外出找不到目的地也张不开嘴向陌生人问路；恰巧与领导同乘一部电梯，则会尴尬到用脚趾抠出“三室一厅”……

然而，记者这个职业每天面对的是形形色色的陌生人，作为一名观察者、倾听者、思考者、发声者，首先要具备的就是沟通能力。记者“社恐”，就如医生晕血、飞行员恐高一般，工作无法开展。于我而言，《潍坊晚报》像是一个推手，给了我这个“社恐分子”不得不往前走的决心。

“反正怎么也逃不掉，不如早点采访早点结束。”抱着这样的心态，我迈出了第一步。时隔多年，我仍记得第一次面对受访者时的局促，说话磕磕巴巴，思路更无从谈起。渐渐地，

我摸索出了一个规律：面对陌生的采访对象和未知领域时，如果在采访前提前做好背景调查，

列好采访提纲，就好像吃了一颗“定心丸”，采访时也就没那么慌张了。

后来的我，跟踪调查过倾倒建筑垃圾的大货车，与步班邮递员一起爬上过青州杨集庵，坐过“高铁环游齐鲁”体验列车环游山东，也跟随法医去麦地里挖过尸体。行色匆匆、步履不停，一个夏天的暴晒用春夏秋冬三个季节去捂白，循环往复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我已经能够在采访与社交两种情境间自由切换，即便在陌生的饭局上还是张不开口，却开始喜欢带着问题与受访者交流求证与分享过程。

何其有幸，能成为一名记者。虽然工作岗位调整，我仍感激能与《潍坊晚报》同行，“社恐”依然没有“痊愈”，但我已有了挑战自我的勇气。



我们与晚报结下的不解之缘

郭超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

“豁出去”无所畏惧

2021年7月，灼热的骄阳炙烤着潍坊大地。《潍坊晚报》为致敬户外劳动者，推出“高温下的潍坊”系列报道，我和同事“兵分多路”，将镜头对准了这座城市的守护者。“渤海之眼”摩天轮维修工人孙其林，成了我的采访对象之一。

“渤海之眼”摩天轮作为潍坊市的地标式建筑，总高达145米，对于从小就恐高的我来说，成了采访工作中遇到的第一块“硬骨头”。到达现场后，工作人员出于对我的担心，建议我在地面拍拍照片就行了。“最精彩的照片和工作细节往往在最危险的地方，来都来了，再难也要上……”这一想法给了我勇气，我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。尽管我在心中默念了很多次“不害怕”，也尽量不让在场的维修工人看出我的紧张，但戴上安全帽、安全带和手套，真正跟着孙其林他们攀爬的时候，双腿的无力感和心跳的加速，还是让我直冒冷汗。

通往摩天轮首先要经过一段5米高的垂直爬梯，维修工人几秒钟爬上去了，而我却整整用了五分钟。我与大家在摩天轮扶梯处会合，稍作调整后，孙其林正式开始了他的检修工作。跟在孙其林后面，我看到他对编制网格中的每一个线缆线头、每一颗螺丝都检查得十分仔细。为了拍摄孙其林工作中不同角度的画面，我倚靠在编制网格上，尽量不往底下去。而每次抬头拍摄，汗水不停地流进眼睛，我瞬间了解了维修摩天轮工作的危险和不易。

那次采访我拍摄了大量照片，并以《爬到百米高空诊断“渤海之眼”》为题，让市民更好地了解了这项职业和这些维修工人。

虽然现在我站在自家11楼还会恐高，但我很感谢那次采访经历，给了我“豁出去”的勇气。这使我在以后的采访工作中，无论遇到再大的困难，也变得无所畏惧。

